

世纪的馈赠

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

对话

章开沅 池田大作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纪的馈赠



章开沅与 池田大作的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日本《第三文明》月刊“对话”栏目,2008年全年连载章开沅先生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录《走向人间胜利的新世纪——池田大作同章开沅谈历史、文化与教育》,引起日本读者的广泛关注。池田大作先生尤殷切希望对话录的中文版能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以尽中日文化交流之“绵薄”。在日本第三文明社、创价大学、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两位智者对话的中文版《世纪的馈赠》得以顺利付梓。该书由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梁紫苏女士翻译,经章开沅教授、田彤教授审校。

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 识

2011年4月

殊途而同归

——我与池田先生的相遇与相知(代序)

章开沅

很早就仰慕池田先生的大名,但有机会相遇并开始对话,是在2005年12月13日。初冬晴好的天气,牧口纪念馆周边为群山环绕,远处可见富士山雪峰,树林五色斑斓。我们一见如故,从握手开始便敞开心扉,通过对话而逐步相知。

不到一年时间,我发现我们的国籍虽然不同,但彼此的经历与思想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都是在战争中长大,而且饱经战祸苦难。

我们都曾少年辍学,在社会底层从事卑微劳动,因而从小就同情劳苦大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我们都曾服过兵役,但却没有打过仗。虽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池田先生秉承创价前辈的良知,旗帜鲜明地反对不义战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心灵又是相通的。

我们都爱好文学,崇敬鲁迅;我们都敬仰孙中山、周恩来;都喜欢汤因比,都认识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的重要性;还有其他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志趣……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都曾得到良师的引导,特别是他们为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崇高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终生的指路明灯。



把生命作为价值核心的牧口常三郎先生，坚决反对日本中国与亚洲的侵略战争，并且于二战爆发之年创立创价学会，在1943年被捕入狱，1944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病死于狱中。当时，已经发展到三千余人的创价学会，在军国主义的白色恐怖下几乎濒于瓦解。与老师同时被捕入狱的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先生坚强不屈地活到了日本战败之年，并且在狱中读完《法华经》，进一步理解“佛即生命”。出狱以后，他重新振兴创价学会，并且在1956年的机关杂志《大白莲华》上宣布自己的“协作与共存”理念：“不能为了日本民众的幸福而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幸福，也不能为了美国民众的幸福牺牲了日本民众的幸福。要实现一个世界人民都能幸福快乐繁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也都能幸福快乐。”1957年，即户田先生逝世的前一年，他面向五万青年庄严地发表了《禁止原子弹宣言》，这可以看作是创价学会从事和平运动的源头。

池田先生接任第三代会长以后，把创价学会的发展与促进世界和平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要超越国家和体制的壁垒，播种和平与友谊的种子。希望通过对话，通过信义之举，将这个割裂的世界连接起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满腔热忱，不辞辛苦，走遍世界各地，到处播撒和平与友谊的种子，呕心沥血为人间增添祥和。创价学会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创价学会国际组织(SGI)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创价学会已经成为世界和平运动的强大支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池田先生为促进世界和平伟业而作出的贡献，已经极为出色地实现了自己老师当年的遗愿。

尽管我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不能与池田先生相比，但也有一位深受人们崇敬的老师——贝德士博士(Dr.M.



S. Bates), 他 1897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传教士家庭。1916 年在本地哈莱姆学院本科毕业, 随即得到罗兹 (Rodes) 奖学金到牛津大学专攻近代史, 1920 年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 他自愿接受教会派遣, 来到中国南京金陵大学工作, 直至 1950 年被迫离华返美, 前后有三十年之久。1946 年至 1948 年我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 有幸得到他的教诲与关怀, 印象颇为深刻。

但是, 贝德士老师对我的重要影响, 并非在他生前而是死后。1988 年夏, 我利用学术休假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 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贝德士博士的档案汇宗, 其中竟然包含他保存的 1937 年 12 月至 1941 年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大宗实录。正是透过这些充满血泪与悲愤的文献, 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老师。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 金陵大学于 11 月全校西迁。贝德士其时尚在日本访问, 奉校长之命赶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守护校产。他是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 的创建者之一, 随后曾任该会主席。当日军在南京大肆烧杀淫掳时, 他和二十余名外国人士组成的小团体, 还有一些与他们同样勇敢献身的中国同事, 夜以继日地从事救援工作, 把难民接送到安全区, 千方百计为他们谋求住所与食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 努力救援那些在恐怖浪潮中历经苦难的受害者, 常常在日军刺刀与华人受害者之间, 用自己的恳求、争辩乃至身躯去保护难民。贝德士的信念是: “宗教信仰认为善事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值得去做, 即令是在一个邪恶统治的世界。”他曾在南京最为混乱而又悲惨的日子里, 对远处的友人倾诉心曲: “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重与黑暗, 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



的问题早就有了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

贝德士是真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的感情是超越国界的，他热爱中国人民，也热爱日本人民，当然也热爱美国与其他各国人民。他希望中日两国之间友好相处，更希望世界各国之间友好相处。他在日军残暴统治的人间地狱——南京，向全世界发出悲壮的宣告：“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他反对战争，但不是不分是非地笼统反对战争，而是首先反对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1937年夏，是他在日本最早发出日本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信息；1938年初，又是他最早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惨痛信息；还是他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作为证人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仗义执言。他面对暴力无所畏惧，鼓励人们“勿被邪恶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而且还要努力“以善胜恶(overcome evil with good)”。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国际委员会这个小小的群体，为救援数十万南京市民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

贝德士不仅坚决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严厉谴责本国(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乃至支持。他在1938年11月给友人信中诉说内心的悲愤：“南京城内美国和平主义者生活的严峻特色之一，是连续几天亲眼看见成百架轰炸机群飞过的经历，有些载着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江面上连绵不绝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美国其他厂家制造的。加以知悉其他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正在谴责，因害怕得罪法西斯国家，(美国)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



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际意义？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作经济调节，而不应以武力的贪婪掠夺他们弱势的邻居。”

正是贝德士老师留下的宝贵遗训，特别是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指引我坚持不懈从事揭露历史真相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1988年以来，我参与北美对索赔会的创建及其举办的各项活动。1991年以来，我更花费大量时间与经历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仅出版了许多重要论著，而且还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及其他各国众多有良知的人士一起，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维护二战的历史真实，通过多种形式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每逢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都仿佛听见贝德士老师的呼唤：“给世界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我曾多次强调：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在21世纪的今天，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战争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争在许多地区仍然连绵不断，人类仍然在自相残杀，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更不断推进这种残杀的程度和规模。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

正是这种共同的使命，驱使我与池田先生殊途而同归，由相遇而相知，携手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而奋斗。



目录

世纪的馈赠

- 第一章 “战争时代”与青春 / 001**
 - 当今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 001
 - 母爱至深的话语 / 007
 - 战后走向学术研究的青春时代 / 011
- 第二章 如何面对历史 / 016**
 - 与使命之路相遇 / 016
 - 历史学是跨时空的“对话” / 022
 - 要有洞穿真相的“眼力” / 027
- 第三章 逆境之下彰显师徒情谊 / 032**
 - “尊师重道”方是为人之道 / 032
 - 越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 / 037
 - 师徒的舞台、师徒的胜利 / 041
- 第四章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 / 046**
 - 被传承的信念之火 / 046
 - 学生的胜利就是老师的胜利 / 052
- 第五章 “大学使命”与“建校精神” / 059**
 - 教育是至高无上的“圣业” / 059
 - 为民众、为社会 / 064
 - 创业难,守业亦难 / 067
- 第六章 教育是“价值创造”的圣业 / 071**
 - 与一流人物相遇是财富 / 071
 - 民主教育之父——陶行知 / 076
 - 学生宣扬恩师的战斗 / 080

目 录

世纪的馈赠

- 第七章 通过文化交流缔结友谊之心 / 084**
中日友好的历史源远流长 / 084
青年结成中日关系的纽带 / 089
日本应取信于亚洲人民 / 094
- 第八章 实现和谐友好的亚洲 / 098**
青年的交流是未来友好的基础 / 098
孙中山以构筑和平世界为目标 / 102
步入“人道竞争”的时代 / 108
- 第九章 日中邦交正常化提议以来四十年 / 112**
新中国与日本的民间外交 / 112
日中邦交正常化提议的历史意义 / 118
本着“求同存异”精神走向共同繁荣 / 123
- 第十章 与青年共创未来 / 127**
走向老有所乐的“长寿社会” / 127
“青年的活力”与“长者的智慧” / 130
竭尽所能的人生才有幸福 / 135
- 第十一章 走向“人间革命”的征途 / 139**
建设让大众歌颂美好人生的社会 / 139
由“分裂歧视”到“共存和谐” / 144
挑战人类史的课题 / 147
- 第十二章 展望 22 世纪 / 151**
“地球民族主义”与对联合国的期待 / 151
正确记录并传承历史 / 157
与青年共同走向光明未来 / 160

当今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第一章

“战争时代” 与青春

池田大作

这次我能有机会与伟大的史学家、培养了众多卓越人才的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对话，感到万分荣幸。先生的大名我早有耳闻。

章开沅

能与池田先生会谈，我也感到十分高兴。久仰先生大名。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相见恨晚”。不过我并不觉得很晚。今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但身体健康，头脑也清楚得很（笑）。我确信今后能与池田先生进行很多有意义的对话。

池田大作

那么，我们就以历史、教育、人类、世界为主题畅所欲言吧！深刻而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对未来人类最好的馈赠。

章开沅

我在 1985 年阅读了先生与汤因比^①博士的对话集。我当时就想，能与历史学大家汤因比博士对话的人，一定是位伟人。

①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历史学者，人类文明评判家，被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脱离了以往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倡以综合性的视点来捕捉世界全体的独特历史观。对于高等宗教，尤其是对佛教有浓厚兴趣。1972 年与池田大作对话。其对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至今已被翻译成 27 种语言，并对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带来很大影响。



读下去便发现,果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由生出敬佩之意。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时先生十分年轻,年纪只有汤因比博士的一半左右。

池田大作

对。与汤因比博士初次见面的时候,博士八十三岁,我四十四岁。他像慈父一般热情接待了我。那次的对话,我至今追怀不尽。对话即将结束时,博士对我说:“你还很年轻,请在世界上掀起对话的浪潮吧。”

为向博士表示敬意,我相继邀请了世界各界有识之士,与他们对话。包括开头与罗马俱乐部^①的创立者佩切依^②博士,

①罗马俱乐部(Rome Club):1970年创立的国际智囊团,广泛提出和研究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课题。1972年发表的名为《成长的极限》的报告中写到,如果人类社会还像现在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就会由于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使人类在百年之内面临不可收拾的惨局,给人类敲响警钟。

②奥瑞里欧·佩切依(Aurelio Peccei, 1908—1984):意大利实业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运动的活跃斗士,作为菲亚特公司(FIAT)和奥利维蒂(Olivetti)公司的实业家也取得成功。1970年创立罗马俱乐部,担任第一代会长。1984年出版了与池田大作的对话集《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亦译作:《为时未晚》)。



1973年5月19日,池田大作先生在英国伦敦与汤因比博士会谈。



法兰西文学院^①会员、欧洲一流的美术史家余格^②博士对话,而后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等各种宗教和文化的代表人物进行“文明间的对话”。汤因比博士特别对与中国的才智之士的对话寄予厚望。如今,距那次对话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的星霜岁月。我有幸与代表东方的大历史学家章先生展开一场崭新对话,真是感慨万千,心情非常激动。

章开沅

先生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话十分深入地讨论了人类面临的各个领域重大问题。两位先生如同百科全书般渊博的学识叫人叹为观止。自那时起,我就很想与池田先生会面。这次能和先生对话更感荣幸。

池田大作

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话是在博士的家中进行的,当时电视里正在大肆报道某国首脑间的会谈。博士意味深长地说:“政治家之间的对话看上去引人注目,却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们二人的对话哪怕朴实无华,也会给后世作出贡献。”后来果真应了博士之言,我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话集现已被翻译成二十七种语言出版,在世界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我想已故的博士也会为此感到欣慰。

我和汤因比博士的对话是面向 21 世纪进行的。21 世纪

①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17 世纪创立的法国国立学术团体。以保存和纯化法语为第一目标,由定额 40 名的终生会员组成。

②瑞内·余格(René Huyghe,1906—1997):法国美术史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卢浮宫美术馆的绘画部部长,始终守护美术作品不被纳粹掠夺。战后历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艺术家联盟名誉会长等。1981 年出版了与池田大作的对话集《黑夜寻求黎明》。



1947 年秋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合影于贝德士住宅前。一排左二王绳祖，二排左二陈恭禄、左三贝德士、右一章开沅。



的如今，世界仍然在没有固定理想模式的状态下，继续走向前途未卜的时代。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中，更加需要在正确的历史观下展望未来。所以我希望多向章先生请益。

章开沅

汤因比博士是我非常敬重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我从 1948 年开始就阅读博士的著作了。当时我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系主任王绳祖从英国牛津大学带回了汤因比博士的大作《历史的研究》，并在课堂上传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我还太年轻，对书中的内容并没有充分理解。不过，显然已被博士深刻的历史观所吸引。可以说这是我将历史研究作为终生事业而追求的一个契机。

池田大作

今天能和章先生进行这样的对话，我感到是不解之缘。对人类来说学习历史尤为重要。只有阅读历史、学习历史，人类的未来才有和平，才有胜利，才能走上正轨。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比懂得历史更有力的“武器”了。对历史不知、不学，生活就会与越轨的“野兽”相差无异，人生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这



个世界无论在经济上怎样发展,如果没有学习历史的精神,繁荣也只能是短暂的。当今正是需要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时代。我确信,只有这样才能为和平打下基础。

章开沅

20 世纪的人类,发生了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内战和纠纷。社会变得日渐混乱,地球的污染也日益严重。我作为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类的一分子,深感惭愧。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时常思考:“21 世纪的人类能给未来的人类留下些什么呢?”

我常告诫自己,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对于现代的人类文明中的严重缺陷和社会腐败等丑恶现象,决不能保持沉默或者袖手旁观。我希望能和池田先生一起,为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和进步而努力。

池田大作

恩师户田城圣^①是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他不仅是位出色的数学家,对于历史也有很深的造诣。户田会长十分严格,时常教导我“要学习历史”,“要读古籍经典”,还常问我们“现在在读什么书”,使我很受熏陶。如果看到有年轻人在读低俗的杂志,他定会大发雷霆,加以训斥。与政治、经济相比,历史在某些地方也许显得不那么起眼。不过,恩师由始至终都认为“不论学什么,历史观是前提”。

章开沅

我认为优秀的历史学是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应该作为瑰宝流传千秋万代。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

①户田城圣(1900—1958):日本宗教家、教育家、实业家。原创价教育学会理事长,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1930 年与牧口常三郎共同创立创价教育学会。1947 年与池田大作相识,之后结下师徒情缘。



的价值必然会超越国界这个人为限定的维度。希望我和池田先生这次回溯历史面向未来的对话，能够传达给世界。

池田大作

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我期盼通过这次与章先生的对话，以中日关系为中心，同时向青年们阐明走向和平的正途。



母爱至深的话语

池田大作

章先生和我是同年代的人,在毗邻的两个国家,同样经历过动荡和战乱,有过类似的遭遇。那么我们就先谈谈彼此的心路历程吧。章先生祖籍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出生在安徽省的芜湖。听说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春天的时候菜花盛开,是片富饶的土地。

章开沅

是的。芜湖的农村风光明媚,宋代以来就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尤其以稻米的集散市场而闻名。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离上海近,当地的风气也比较开明。我的曾祖父在历任安徽知州和知县等职后,1896年在芜湖创办了面粉公司,它是当时中国第一批机械面粉工厂。我的家位于长江支流青弋江畔,与面粉厂毗邻。从此我家的命运与面粉厂息息相关,在长江支流青弋江边落户。年少时,我常在江边钓鱼、游泳,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池田大作

我还了解到章先生的祖上是显赫的商人。由您的曾祖父创办的面粉厂也是代代相传的。

章开沅

是的。不过我出生的时候,曾祖父已经病故,益新面粉厂与宝兴铁矿公司均经营不善,家道因此中落,生活并不富裕。